



想做新时代的马可·波罗 冯骥才不当电视学术明星

记者 王恺华

对于文艺界,尤其是美术界的人来说,今年3月底4月初,在天津举办的那场意大利绘画巨匠原作展“可算得是一场眼球盛事。”

它的意义在于:这是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等一批人类艺术巨匠的原作——被称作“意大利绘画400年”,首次进入中国的大学,而进入北洋美术馆的四十九件作品皆是意大利收藏世家贝利尼家族私人博物馆的珍品。

《凝视达·芬奇》便是对这次盛事的报道与记录。

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者,冯骥才在该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这样的奇迹今后也很难发生。于是,此举的缘起、主旨、过程与主办者独特的亲身经历,都是写作者千载难逢的素材。”

即使历经坎坷 画家梦一直未变

也许,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冯骥才是个作家。《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等,即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又是“津味”小说的典型,收录进小学课本的散文《珍珠鸟》更是脍炙人口。

但如果没文革,也许冯骥才现在唯一的身份就是画家了。

冯骥才当年学的就是宋画。范宽、马远、郭熙、刘松年等等。他有两任老师,一位在天津叫严六符,是刘子久的学生,冯骥才跟他学北宗山水、水墨和浅绛、斧劈皴;另一位老师在北京惠孝同,是湖社画师,冯骥才跟他学南宗披麻画法、小青绿。学的都是山水。

当年,冯骥才复制过大量的宋画,包括郭熙的《溪山行旅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苏汉臣的《婴戏图》。一直到文革,文革期间国画属于“四旧”给“砸烂”了。冯骥才选择转业务工,绘画变为纯粹的业余。

这一停就是10多年。等他再定下心神拿起画笔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

做新时代的马可·波罗 中外画人同此心

重新拿起画笔后,冯骥才的绘画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一个经历过文革,进行过反思的作家,他对画面的构思有着自己独特的意境和见解。

正是这种独特性,促成了他与意大利收藏世家贝利尼家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

今年春天,贝利尼家族第十七代传人路易吉·贝利尼到天津大学拜访冯骥才。在“大树画馆”看过冯骥才的画后,这个意大利人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他对冯骥才说:“我想请你到佛罗伦萨办画展。”

但冯骥才回答道:“我更有兴趣的是你把你的藏品搬来。”

冯骥才挠到了贝利尼的痒处。他说:“我正想做新的马可·波罗。我想把家藏的珍品搬到世界各地,搬到人们的眼前。我最希望搬到中国来。”

这个想做新时代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在参观了冯骥才艺术研究院的北洋美术馆后,彻底被这个美术馆的风格所吸引。他告诉冯骥才,黑与灰是他最爱的颜色搭配,而美术馆内静谧幽雅的气氛,更让他折服。

其实,想做新时代马可·波罗的并非路易吉·贝利尼一人。冯骥才虽然主攻国画,但对西洋画派也研究颇深。

正是因为已经打通了中西画风,所以才会更了解把西洋名画请进中国的意义。做个本土的马可·波罗,冯骥才如愿了。

热爱艺术 但不会去电视上做讲座

在《凝视达·芬奇》一书中,路易吉·贝利尼亲自为所有展画做了点评。冯骥才则主要从历史与技巧的角度,在本书的末尾部分对名画进行了讲解。

冯骥才在谈到“两元门票”时,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当下商品经济时代的遗憾。他说:“因为商业需要的是‘超女’,是明星大腕,是不断变换形式变换手法,从消费者口袋中掏钱。”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很难产生艺术上的巨人。画展的门票价格定在两元,表达了冯骥才对“商业化”的一种个人姿态。

所以,当记者问他会不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在镜头前大谈西方绘画史。在文艺界,这样的方式,应该是当下最容易火速走红的方式了。

冯骥才对此完全嗤之以鼻。他说:“央视和凤凰卫视都来邀请过我,但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我没时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冯骥才表示,他现在除了要忙学院的事情,最大的精力是放在中国文化遗产整理这个工作上。他不会因为这场画展,而中断或者延误对本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的。

【《凝视达·芬奇:意大利名画亲历记》冯骥才 编著/译林出版社/2006.8/54.00元】



25年来最佳美国小说第一名 《宠儿》

[美]托妮·莫里森 著 潘岳 雷格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6.9 25.00元



无趣中的机锋

潘小娴 文

《神了》的内容,一如书名和“神”有关,是连岳阅读《圣经》的随笔。当然,连岳“随”得很散乱,却也尽兴,他借《圣经》为支点,以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的“自然宗教情结”作为梳理工具,切入人文、社会、心灵等红尘俗世的议题。文章的章法也差不多是这样一种平缓的调子——以新旧约中的部分段落当作论据或者作为结论,漫谈当下文化、生活、道德等等的一举一动,或嬉笑、或怒骂,皆神妙成趣。比如说吧,目前中国的消费文化,进程很快,小鸡快跑,急促得就像在一小时内快进着看完三部DVD电影,所以,“快生活”成了很多人的真实写照,还美其名曰“快活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在生活的抱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的问题却出在‘速度太快’上。连岳就大吼道‘有什么好急的’,一边调侃一边批驳说:“一个人,六根摄入的,都是类似的资讯,他就会变得非常着急。一个文学青年写下第一个字,就看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支票;一个新闻青年,做完第一个采访,就已经化身社会的良心;一个受迫害的妄想狂,在网上发几个帖子,就以曼德拉的口吻说话了……一年结一次果,就是树的最快,就是树的节奏。一棵树听信传言,说可以一年结五次果,这棵树就疯了。”



【《神了》连岳 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8/18.00元】

还是同样说树,但在《小树慢慢长大》里,连岳却换了一种口吻,他悲凉地说:“据说种树会上瘾。因此有人会一棵一棵种到死掉那天。这个说法不知相信的人有多少,因为我们看到的行为多是上瘾地砍树,一棵接一棵地砍。尤其是珍贵的树种,一直砍到死掉那天。”

在阅读这本书时我常常涌起一种“无趣与机锋”交叉冲撞的感觉。不可否认,连岳的文字是针尖,刺得你奋力地嚷嚷。但可惜的是,这种针尖的嚷嚷状态,是断断续续的。正像连岳自己说的,他这本书整体上过于庄重了。因而他的很多篇章,让我读起来并不怎么有趣。

不过,他的每个篇章,都断然会有些铿锵得掷地有声的言语,霍霍地响在你的周遭,让你心动,驱使你沉思。打个通俗点的比喻,这就好像一个不错的男人,看上去好像与别的一般男人也没什么两样,不过,他懂得时不时地调情一下,闪光发亮。这种在节制中闪亮的男人,有着一一种智性的魅力。而连岳的文字,就有着这样一种在节制中闪亮的智性美,每当你读得过于庄重沉闷时,就会突地发光亮起来,机锋遍眼。

版,一片赞誉。《纽约时报》评论这部小说“神奇而辉煌,具有神话的气势和韵律”。《出版商周刊》赞美它“构思奇特,是美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洛杉矶时报》认为“不读《宠儿》,就无法理解美国文学”。

然而在1988年1月的美国全国图书奖揭晓时,翘首以待的人们却没有在获奖名单上看到托妮·莫里森的名字,一时间,群情激奋,来自美国文坛的48位著名黑人作家、评论家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了致公众和托妮·莫里森的公开信,信中谴责评奖中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在文坛一片抗议声中,这一年的普利策最佳小说奖颁给了《宠儿》,这是代表美国文学创作最高荣誉的另一个奖项。历史学家帕拉·基丁斯随后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这是一件特大的喜讯,因为,这项奖不仅是承认了一个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和知识分子,而且也承认了关于这个国家的美国式生活的一种独特的感受方式。伟大的美国小说不能回避压迫和爱这两个关键问题,美国黑人妇女恰恰被卷入这场风暴的旋涡中心。《宠儿》是一部名符其实的伟大小说。”

1998年《宠儿》还被搬上银幕,小说中的主人公黑奴塞丝由当今美国著名读书节目和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芙瑞饰演。

托妮·莫里森自1970年起,发表有

七部长篇小说《最蓝的眼睛》《秀拉》《罗门之歌》《柏油孩子》《宠儿》《爵士乐》和《天堂》。西方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托妮·莫里森继承了拉尔夫·埃利森和詹姆斯·鲍德温的黑人文学传统,她不仅熟悉黑人民间传说、希腊神话和基督教《圣经》,而且也受益于西方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创作手法上,她那简洁明快的手法具有海明威的风格,情节的神秘隐晦又近似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同时也明显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熟练地运用古今各种叙事技巧,将哲理与诗情熔于一炉,使作品呈现出神话的恢弘、史诗的气韵。” (湖)



这本书造就了一个文学圣地 《卢瓦河畔的午餐》

[法]菲利普·勒吉尤 著 吴雅凌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6 15.00元

最近出的杭州枫林晚书店电子会刊《书天堂》在“书枕边书”一栏中推荐了三本书《坐着火车去西藏》《低俗电影》和《卢瓦河畔的午餐》。《低俗电影》上过快报图书排行榜,《坐着火车去西藏》是为时下最热门的西藏游而写的。《卢瓦河畔的午餐》是法国作家菲利普·勒吉尤的作品。

《书天堂》对《卢瓦河畔的午餐》一书作了介绍:勒吉尤拜访了少年时代就敬仰无比的作家格拉克,在此书中他记述了与格拉克的一次会面。两个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两位作家在卢瓦河畔的一次会面。故事几乎没有情节,一个老人,一幢比他还古老的房子,和一条比房子还古老的河。他们说到巴黎,说到写作,说到历史。卢瓦河畔格拉克的圣·弗洛朗

老家,成了文学的圣地。”

《书天堂》中的这些文字几乎都来自网上,并无独家性。格拉克,这个坚持纯文学立场写作的作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国内大概只译过他的一本小说《林中阳台》。在法国,这个生于1910年、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被称为“伟人们中的最后一个”。

菲利普·勒吉尤前往法国卢瓦河畔拜访格拉克,是在1998年2月6日,在这之前他们有过将近20年的通信。年近八旬的格拉克居住在卢瓦河畔,像一个隐士一样写作,拒绝所有的人拜访,勒吉尤是个例外。

格拉克邀请勒吉尤在卢瓦河边的餐厅共进午餐。情节很简单,但他们的谈话无所不包,解读布勒东、图尔尼特、阿拉贡,说巴黎的出版商,说密特朗和爱丽舍宫。他们说着说着便忘记了时间,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投身到比时间更长久、更永恒的事物中去了。”

正是这顿午餐,使我们见到了作家格拉克的内心世界。这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巴黎丛书”白色系列的第七本,分为两部分:卢瓦河畔的午餐和格拉克笔记。(湖)

格拉克邀请勒吉尤在卢瓦河边的餐厅共进午餐。情节很简单,但他们的谈话无所不包,解读布勒东、图尔尼特、阿